

新城住区邻里交往问题研究

——以南京市为例

杨 卡

(国际关系学院 公共管理系,北京 100091)

摘要:随着大都市的不断扩展,中国新城建设也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新城住区中邻里交往淡化的问题也开始凸显。文章以中国大都市郊区新城这一特殊城市地域的居民为主要对象,通过社会调查的方法,研究新城住区邻里交往的状况和影响因素,并探讨改善新城社区邻里关系的有效途径。研究表明:新城居民的邻里交往水平和他们的收入水平、在新城的居住时间以及对于新城居住环境状况显著相关;增加居民对新城空间的认知、创造更多的交往机会和交往空间可以很好地促进新城住区居民的邻里交往。

关键词:新城;邻里交往;影响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0)03-0125-06

城市居民的邻里交往是城市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作为社会单元在空间地域的基本网络,邻里交往可以看作住区活力的重要基础和表征指标^[1]。影响居民邻里交往的因素很多,其中住区的发展特征非常重要。中国大都市的主城区内,一般还存有大量的单位制社区^[2],在这样的社区中居民有着相似或相近的职业和工作单位,彼此之间有着较强的联系,甚至大都熟悉或认识,因此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较高。随着中国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和单位制度的解体等一系列制度性的变革,单位居民的空间迁移过程和社会流动过程也相伴进行^[3]。如今在商业开发的带动下,新城住宅区基本上由经济同质的人群构成,传统邻里在空间与人员构成上的丰富性与认知性消失,传统的社区关系已发生质的改变。

学者们对主城区的研究表明,尽管是旧的住区,居民邻里关系的表面化和浅层次现象也很明显^[4],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居民自身习惯和心理需要的变化,也包括城市背景、住区人员构成、社区设施和住房形态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居民邻里交往的程度、形式、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改善居民邻里交往状况,促进社区互动的研究也表明,完善的物质空间环境条件并非改善城市住区邻里互动及人际关系的决定因素^[5],还需要从社会空间要素上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新城住区和主城住区的发展模式有着较大的区别,从主导因素到形成过程都有着各自的特征。西方学者在城市生态学的研究^[6]中也提出,中心城市和郊区的城市生态可以被看作是各自独立的现象,中心城市的生态结构随时间而加剧了异化,郊区则发展成为主要受社会地位因素支配的、更加一体化的生态结构。因此,针对新城住区的邻里关系研究十分必要。

收稿日期:2009-10-21

作者简介:杨卡(1980),女,河南南阳人,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人文地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城市地理和城市规划研究。

对城市居民邻里交往的研究涉及社会学、管理学、建筑学和地理学等多学科的内容,从不同侧面研究可以更好地把握居民邻里交往的影响因素,从而找到多种途径来优化社区邻里关系。笔者采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在南京的东山、仙林和江北3个新城区发放问卷902份,回收有效问卷810份。其中:男性58%、女性42%;年龄小于30岁的占42%,30~50岁占47%,50岁以上的占11%左右;东山约53%、江北32%、仙林15%。

一、新城居民的邻里交往程度

近年来新城居住小区建设中,单位制的作用已经非常微弱,居民离开熟悉的邻里环境,进入构成多元的新建小区,以同事等熟人为主的邻里形式被逐渐打破。在这一过程中,邻里网络不再以单位的同事网络为基础,而更倾向于以共同爱好、社会认知等纽带形成的交往网络,在这种状况下邻里之间的认知程度、交往内容、交往频度和深度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对南京新城居民的问卷调查中,约有25.3%的新城居民表示“不认识自己的邻居”,52.4%的居民表示“认识自己的邻居,基本没有交往”,仅有22.3%的居民表示“认识自己的邻居,并有过交往”。在向邻居求助情况的调查中,30%的居民表示从不向邻居求助,41.2%的居民表示基本不向邻居求助,27%的居民表示有时会向邻居求助,另有1.8%的居民表示经常向邻居求助。由此可见,新城居民的邻里认知水平总体上较低,邻里互助也比较少。

二、新城居民邻里交往的主要影响因素

影响居民邻里交往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包含建成环境、社会结构、行为特征等多方面内容。笔者选取可量度的部分因素进行调查,运用非参数检验考察它们与邻里交往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新城居民的邻里交往和居民对小区的评价、居民对新城居住环境的评价、居民的收入水平在0.01水平下显著相关,和居民的住房形态、居住时间在0.05水平下显著相关(表1)。

表1 新城居民邻里交往相关分析表

	小区评价	居住环境	月均收入	住房形态	居住时长	
Kendall's tau_b	R	0.118(**)	0.112(**)	0.093(**)	0.085(*)	0.069(*)
	P	0.000	0.000	0.004	0.016	0.031
Spearman's rho	R	0.130(**)	0.128(**)	0.104(**)	0.094(*)	0.078(*)
	P	0.000	0.000	0.004	0.016	0.032

注释:**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0 level (2-tailed);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0 level (2-tailed).

(一)居民收入、住房形态对邻里交往的影响

居民收入水平和所在住房的形态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居民的社会特征,包括收入、年龄、职业和偏好等。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居民的收入水平和邻里交往状况呈显著相关,且相关方向为正,即收入水平越高,邻里交往越多。如图1所示,在月均收入6000元以上的居民中,不认识自己邻居的占20.8%,而月均收入低于1000的居民中不认识自己邻居的占50%;在月均收入6000元以上的居民中,与邻居认识并有过交往的居民占28.5%,而月均收入低于1000的居民中与邻居认识并有过交往的居民只有10%。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不同住房形态中的居民在邻里认知和交往上有着显著的差别。高层住宅中的居民表示不认识自己邻居的比例(27.8%)最大,多层住宅(26.14%)次之,低层住宅中的居民表示不认识自己邻居的比重(13.46%)最小。在认识并和邻居有过交往的居民比例上,高层住宅的居民中仅有17.84%,低层住宅中的居民有34.6%。这表明,低密度住宅中居民的邻里交往比高密度住宅更密切。

这与薛丰丰^[7]等所研究的南京主城区居民邻里交往状况类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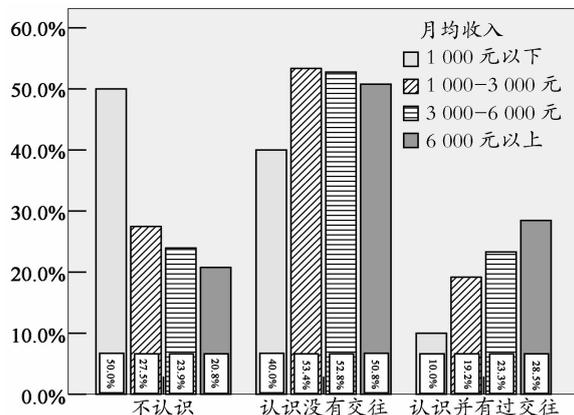


图1 不同收入水平下居民邻里交往状况

住房形态之所以和居民的邻里交往有如此显著的关系,一方面反映了不同住宅形态中居民生活特征的差异,也反映了不同住房形态对居民邻里关系的影响。相对来说,低收入群体和高层住宅中的居民更少时间和精力进行邻里交往;另一方面,高层住宅社区的交往空间也更欠缺一些。而对于高收入

群体和别墅、花园洋房等低密度住宅中的居民来说,闲暇时间、业余爱好、社区活动空间等都成为促进邻里交往的有利条件。同时,低密度住区中丰富的活动设施和优越的公共空间也是促进居民邻里交往的重要因素^[8](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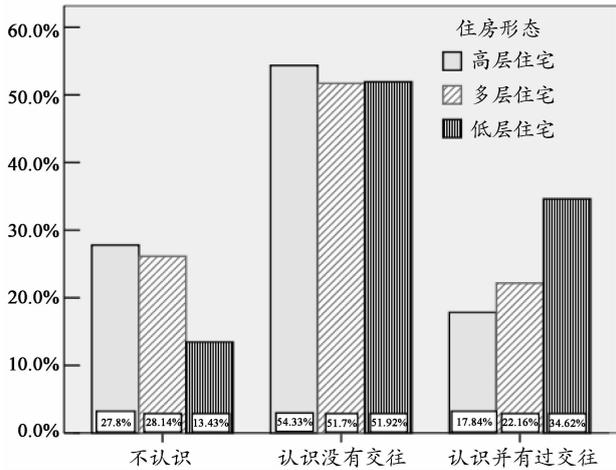


图2 不同住房形态下居民邻里交往状况

(二) 邻里交往和居住空间评价的相关性特征

表2 居民邻里交往与居住环境评价统计分布表

Crosstab		居住环境					Total
		很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很好	
认识邻居	不认识	33.3%	33.3%	27.4%	24.5%	16.4%	25.2%
	认识没有交往	52.6%	45.6%	54.8%	51.6%	54.1%	52.4%
	认识并有交往	14.0%	21.1%	17.7%	23.9%	29.5%	22.4%

(三) 居住时间与邻里交往

一般来说,随着居住时间的增长,居民之间的认识程度逐渐加深,邻里交往也趋于频繁。Spss 分析结果显示,居住时长和邻里交往显著相关。但是随着考察的深入,发现邻里交往的程度并不是随着居住时间的增长而增长,邻里交往最多的群体集中在居住时长1~3年的群体中,而不是集中在居住了5年以上的居民中。考虑到居住时长的相关性可能来自其他因素,因此对居住时长进行相关分析,得知其与住宅类型显著相关。进一步对居住时长和邻里交往进行偏相关分析,剔除住宅类型的影响,得到相关系数 $R = 0.038, P = 0.344$, 两者并不显著相关。由此可见,新城居民邻里交往并不随居住时间而改善。

三、新城居民的社区参与及其相关因素

社区参与指居民自觉自愿地参与社区的各类活动,它是促进邻里认知和交往、优化邻里关系的重要途径。

(一) 新城居民的社区参与状况

笔者对新城居民的社区参与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

调查问卷的数据显示,对居住小区的满意程度和邻里交往之间呈现显著的一致性。对小区满意程度高的居民,其邻里交往程度也相对较高,反之亦然。从另一种角度来说,邻里交往程度较高的居民,对小区的环境和设施的满意程度也较高。由于笔者没有对居民的生活态度、生活习性进行考察,无法得知小区满意度和邻里交往的双高双低是否来源于居民自身的原因。因此笔者运用 Spss 对“邻里交往”和“小区评价”进行进一步的偏相关分析,剔除“居民收入”、“职业”的影响,分析得出 $R = 0.134, P < 0.001(0.000)$, 二者显著相关。由此可见,小区的配套设施与生活环境的确能够影响居民的邻里交往活动。

笔者还考察了居民对新城居住环境的综合评价,而这一评价结果也和居民的邻里交往显著相关。对居住环境评价高的居民,选择“认识并有过交往”的比例较大,选择“不认识”的比例较小,反映其邻里交往程度也相对较高,反之则相反(表2)。运用偏相关分析,剔除“居民收入”、“职业”的影响,分析得出邻里交往和居住环境评价之间的相关系数 $R = 0.112, P = 0.002 (< 0.010)$, 二者显著相关。

查,结果显示有44%的新城居民“没有参与过”社区的各类活动,26%的居民“极少参与”,25%的居民“参与一些”社区活动,只有5%左右的居民表示“经常参与”社区的活动。

新城的建设状况以及住区外部环境影响着迁入居民构成和社区参与机会,从而对住区居民的参与情况产生影响。对仙林、东山和江北3个新城分开考察时发现,仙林居民的社区参与程度要略优于另外2个新城。仙林新城居民中表示“没参与过”社区活动的居民占30%,而东山(45%)和江北(47%)都高于这个比例;仙林新城中表示“经常参与”或“参与一些”社区活动的居民占36.4%,东山(29%)和江北(28.4%)都低于这个比例。

(二) 影响居民社区参与的相关因素

运用相关分析,考察居民的“社区参与”情况与居民“所在新城”、“迁来原因”、“工作地”、“居住时间”、“年龄”、“性别”、“职业”、“邻里认知”、“收入水平”、“住房形态”等因素的关联情况,结果显示,居民的社区参与情况与“邻里认知”之间在0.010水

平下显著相关,与“迁来原因”、“居住时间”和“收入水平”之间在0.050水平下显著相关(表3)。

表3 新城居民社区参与情况相关分析表

		所在地	迁来原因	工作地	居住时间	年龄	性别	职业	邻里认知	月均收入	住房形态
社区参与	R	0.002	0.066 *	-0.013	0.079 *	0.060	-0.007	-0.018	0.250 *	0.069 *	-0.022
	P	0.945	0.039	0.681	0.012	0.070	0.824	0.543	0.000	0.029	0.518

注释: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0 level (2-tailed).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0 level (2-tailed).

社区参与和邻里认知之间的关系非常明显,社区的各类活动正是居民之间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桥梁,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和程度是影响居民邻里认知的重要因素,同时,居民邻里之间的交往和沟通又反过来作用于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热情(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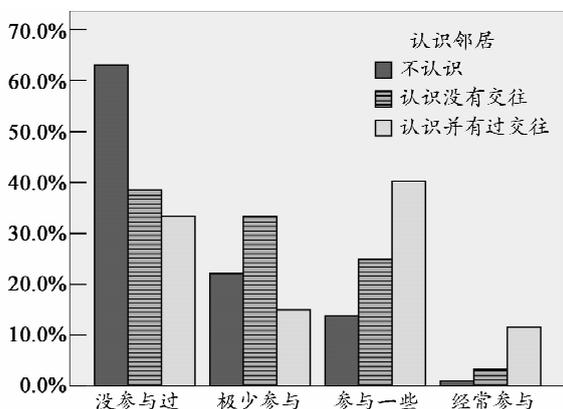


图3 邻里认知与社区参与

因为不同原因迁入新城的居民,在社区参与程度上也略有不同,主要表现为因工作原因迁入的居民社区参与程度更高(“没参与过”占33.53%),因住房价格原因迁入的居民社区参与程度更低一些(“没参与过”占47.79%),如图4所示。一方面,因工作原因迁入的居民,工作地在新城内部或附近,因此更多的时间是在新城内部度过,对于新城内部的环境、社区发展有更大的关注热情;另一方面,新城内部工作的居民通勤时间相对较短,居家休闲的时间相对较长,因此有更多的时间参与到社区活动中。

居住时间作为影响因素,其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也存在可探讨之处。如表4所示,与对邻里交往的相关性类似,居民的社区参与程度随着居住时间的增长并不是简单的增长,而是居住时间在3~10年的居民社区参与最频繁,10年以上的居民反而社区参与程度较低,如图5所示。究其主要原因,在于10年以上居住时间的居民,多是居住在旧式社区,社区活动的空间、社区活动的组织情况都相对不足,因此居民的社区参与程度较差。

水平显著相关,月均收入1000元以下的居民社区参与频率最低,收入3000元以上的居民社区参与程度最高,其中收入6000元以上的居民和收入3000~6000元的居民相差不明显(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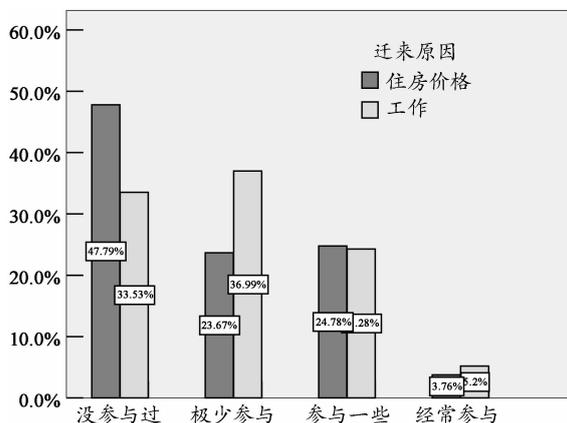


图4 迁居原因与社区参与

表4 迁入时间与参与社区活动

	Mean
<1年	1.81
1-3年	1.96
3-5年	2.08
5-10年	2.09
>10年	1.73
Total	1.90

四、结论与建议

以上研究表明,新城住区中居民的邻里认知、交往水平都有待提升,仅有不足1/4的居民表示“认识自己的邻居,并有过交往”。新城居民的社区参与程度较低,表示经常参与社区活动的居民只有5%。社区参与是居民邻里交往的重要途径,居民的社区参与程度和邻里交往深度有显著相关。

通过笔者对新城居民邻里认知和交往的考察与分析,结果表明:小区的住房形态和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是影响居民邻里认知和交往的重要因素。新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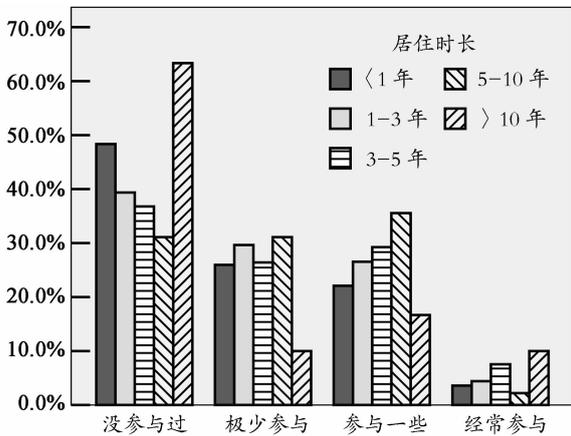


图5 居住时间与社区参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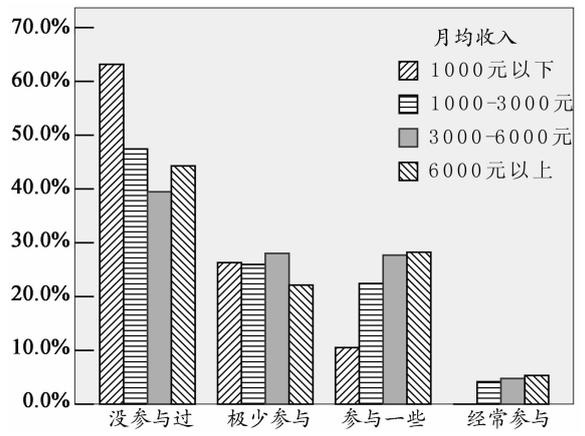


图6 收入水平与社区参与

形态所代表的住区物质形态(包括建筑绿化景观、小区配套设施、公共活动空间等)是邻里认知和交往的空间基础,好的社区环境可以给居民提供更好的交往机会,并促进居民之间的认知与交流。收入水平所代

表的居民社会特征(包括社会阶层、生活习惯、业余爱好等)影响邻里交往的机会、时间和场所。综合考察,城市的物质实体和非物质实体从不同侧面共同影响着居民的空间感知,具体作用如图7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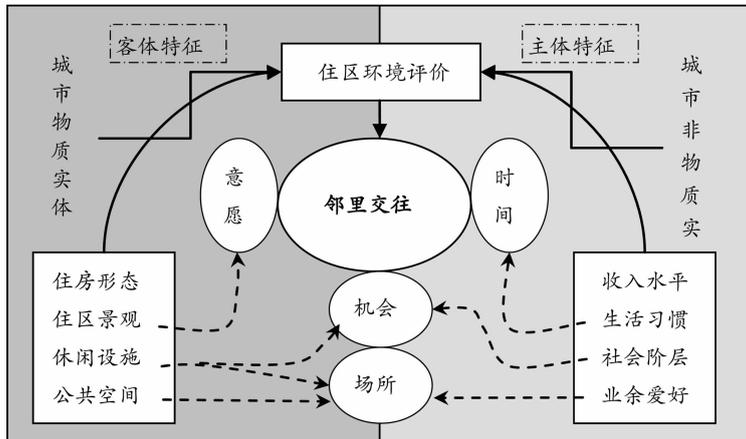


图7 新城居民邻里交往空间响应模式

构建优良的居住环境、完善住区公共空间、促进居民对新城住区的认可和归属、增加居民在住区内的休闲活动和交往场所,有利于新城邻里交往水平的提高。邻里间的亲密性首先来自有使人彼此相识的可能性及持续性^[9]。创造更多的交往空间、交往机会能够有效促进邻里交往。住区规划可以从居住区内部环境着手,改善居民的生活配套设施,优化住区景观,为居民提供更多的邻里交往空间、小区活动空间,从而营造更为亲和、宜人的生活与居住环境,增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和认可。研究表明,在不同住宅形态中居住的居民邻里交往水平有显著差异,低密度住宅中居民的邻里交往更密切和丰富,因此可从建筑和空间设计方面提升邻里交往的水平,在居住区、居住小区规划设计中引入邻里交往设计理念^[10]。

速建立良好的邻里关系,就需要增加居民对新城空间的认知机会,丰富新城的社区活动,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和休闲空间。除了住区内环境的完善之外,促进新城商服空间的建设,增加居民在新城内部的休闲、购物时间,也能增加居民对新城空间的认知与认可,增加居民对新城社区的归属,从而促进居民社区参与和邻里交往的发展。

同时,可以尝试通过网络社区来提高社区归属感和改善邻里关系。对于保持着传统生活方式的居民,如果有可能的话,愿意将更多的时间用在和邻里的直接接触上,只是缺乏邻里交往的机会,以及交往的空间。对于方便上网的居民,往往将更多的时间用在虚拟空间中。基于这一点,建议建立网上社区,促进邻里之间的交流。通过调查发现,经常登录网络社区的居民的邻里认知程度更高,对社区的归属感也更强。他们甚至通过 qq 群来沟通、交流,或者讨论住宅社区内部的一些问题,并在业主委员会内达成共识。建立网络社区有这样的优点:(1)促进邻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入住时间的增长,邻里交往水平也会逐渐提升。为了缩短居民对新城空间的认知时间,使居民快速融入新城社会环境,快

里之间的认识和交流,提高相互的信任和认可。(2)居民能够更方便地了解社区现状和动态,相互交流社区的生活经验,例如哪里加开公交车了,那里有新的商店了,甚至是小区哪里的花开了等。这一方面方便了居民生活,另一方面增加了居民对所在地的认知,加强其对社区和城区的归属感。(3)能够促进社区活动的展开,并促进居民和社区管理者之间的交流,帮助居民反馈意见。一方面,网络社区团体的力量往往大于个体居民的力量,社区管理者更容易听取他们的意见;另一方面,网络社区往往有一些管理者,他们会更主动地向社区管理者反馈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参考文献:

- [1] 赵衡宇,孙艳. 基于介质分析视角的邻里交往和住区活力[J]. 华中建筑,2009(6):175-176.
- [2] 李汉林. 中国单位社会[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 [3] 柴彦威,陈零极. 中国城市单位居民的迁居:生命历程方法的解读[J]. 国际城市规划,2009(5):7-14.
- [4] 孙龙,雷骏. 北京老城区居民邻里关系调查分析[J]. 城市问题,2007(2):56-59.
- [5] 马静,胡雪松,李志民. 中国增进住区交往理论的评析[J]. 建筑学报,2006(10):16-18.
- [6] PERLE E D. Perspectives on the changing ecological structure of suburbia [J]. Urban Geography, 1981(2):237-254.
- [7] 薛丰丰. 城市社区邻里交往研究[J]. 建筑学报,2004(4):26-28.
- [8] 许建和,严钧,梁智尧. 住区邻里交往问题分析及对策[J]. 华中建筑,2008(11):131-135.
- [9] 张永青. 居住区邻里交往的规划设计对策研究[D]. 浙江大学,2000.
- [10] 马静,施维克,李志民. 市住区邻里交往衰落的社会历史根源[J]. 城市问题,2007(3):46-51.
- [11] 黄友琴,易成栋. 户口、迁移与居住分异——以武汉为例的实证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2009(6):36-40.
- [12] 马庚存,郑国. 城市化与新城区的社区建设[J]. 山东社会科学,2009(3):122-125.

A Study on Neighborhood Interaction in New Towns: Take Nanjing as An Example

YANG Ka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ijing 100091, P. R.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fast expanding of metropolis, Chinese new towns and its' neighborhood interaction problem are mushrooming in China. Taking the new towns residents in suburbs as a study case by social survey method, this paper puts the research focus on the situation of neighborhood interaction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as well as the improving way.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income level, residence time and the environment are the major factors for the interaction level and efficiency among the neighborhoods. So, to increase residents' space awareness and to create more interaction opportunity and space can be good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neighborhood interaction in new towns.

Key words: new towns; neighborhood interaction; influence

(责任编辑 胡志平)